

沐浴在和煦的散文世界

黃子平

採訪、撰文：施欣兒、何秀忠（香港城市大學）

interview

初見黃子平教授，總覺得燈光在他身上染滿了和煦。訪問老師至今已一個多月，執筆之時，躍入腦海仍然是他溫煦的笑容和一身溫文儒雅。如果說老師予人的感覺就像一條靜靜流淌的河流，那他的散文世界又是怎樣的呢？

在散文世界裡，有的小巧精緻，有的氣象恢宏，沒有既定標準，應該怎樣去賞析審美就成了一個學問。誠如黃老師所說，散文並沒甚麼理論，它本身就是一種不受任何束縛及限制的文體。不同文體有不同發展歷史，譬如中國詩歌一早已有理論，《詩大序》是對詩經的闡發而產生出來。古希臘戲劇相當發達，從戲劇批評也發展出一套理論。小說理論則從戲劇借來關於情節、人物、高潮等核心骨架依託。反看散文，它卻沒有一個特殊的理論。黃老師進一步指出，「縱觀現在可以看到的關於散文的理論，只是停留在一種分類狀況，例如議論、抒情、敘事等六種由余光中先生歸納、定出來的散文類別。」但這些分類本身並不可靠，因為敘事同時會抒情，抒情同時也會敘事。

修辭立其誠

既然沒有理論、準則去評定散文好壞，黃老師是怎樣做抉擇和評選的呢？原來，在他心目中有兩個標準。《易經》有「修辭

立其誠」這樣一句話，黃老師著重的就是看作品有沒有心懷真誠，是不是一種出自對人生的體驗而生發的真誠。但徒有真誠，文章空無一物，這樣也算不上是好的寫作。另外，他也會細看文章的寫作技巧。只是很多時候一篇文章能同時擁有誠摯與文字這兩種優點的機會不是很大，所以黃老師要我們寬容點。作品對人性的表達很深刻，縱使文字不很好，也會放它一馬；反之，若表達不夠深刻，但文字舒服、漂亮，也會放它一馬。

散文題材俯拾皆是，無論是生活瑣事、山水風景，都可任意發揮。只是一談到政治與文學，不同人就會打起不同旗幟，高呼自己主張，有的只願待在純淨文學的天地裡，有的則把政治與文學融在一起。黃老師認為，從古至今，散文與政治的關係就很密切。「我大多數讀的是抗議文學。」黃老師笑說。他以唐宋八大家的韓愈、柳宗元為例，「為官時他們都被流放發配，文章寫的卻是風光山水，若仔細去讀，會發現文章蘊含著深刻意義，與他們的經歷、命運、身處的政治環境有著密切關係。」再看現當代散文，包括了雜文這一個類別，如「魯迅體」，就直接針對時事寫作。

從香港的專欄文章中，可以找到這兩類的散文。我們甚至可以發現有些作家這兩類文章都寫，例如董橋一天寫兩篇文章，一篇針對時事，另一篇針對古董。所以老師認為政治與文學不是絕然對立。

開卷有益，能從別人文字體會人生真諦，是一生最大財富。在芸芸好文章中，黃老師推薦了他喜愛的已故大陸作家汪曾祺。「他的作品一流，是極品！在對人性的理解與文字功夫兩方面都很出色。他對人生有體驗，受過苦，對古典文學修養的融化、運用出神入化。雖然文字看起來簡單、平常，卻很有味道。」談到汪曾祺，黃老師臉上的笑意更深了，從他揚起的嘴角就可以知道他對汪先生的喜愛與敬佩是

不言而喻的了。

欠人文關懷

黃老師在香港、北京均曾教學授課，問到對兩地學生的看法，他卻說很難比較。黃老師在內地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授課，所接觸的學生都是從全國考試中選拔出來的，每個都是高分錄取。他認為雖然香港學生也是高分考取，但畢竟只在香港這個城市競爭，故兩地學生水平不同，存有一定差距。在他眼中，香港學生比較乖巧、單純，然而視野不夠開闊。雖然身處在國際大都會，經常跟家人朋友到處旅遊，卻在人文學科、人文關懷方面涵括不足。北京學生則讓老師時常覺得很驚訝，他們所涉獵的範圍很廣闊。「這個學期我在北京教香港文學，發現北京學生看的港產片比我還多。縱然他們看的港產影片有的是盜版的。」說到這，老師不禁莞爾。老師欣慰的是，北大學生連邊緣議題都相當關心，反過來，香港學生比較少看國產影片，未能深入理解國內各種情況。說到此，筆者也不免慚愧。

黃老師除了教授香港文學外，還開了傳記文學這一門課，兩門都是全新科目。老師覺得終於能在北京教授香港文學，是難逢的機會，故特別用心。他認為香港文學很有趣，所以他特地選了比較生動好玩的專題式授課方法。接下來的兩年，黃老師都會待在北京授課，並繼續從事研究。